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在國中之前，都是姓簡，現在跟媽媽姓洪，因為要當原住民.....我畢業後（指大專）還是要變成平地人...」。這是一位父親是嘉義梅山鄉的平地人，但是母親來自高雄布農族的原住民青少年 B-3 的部分訪談紀錄。因為就學優惠因素，所以她暫且選擇原住民的身分，不過沒有傳統名字，不會說母語，甚至連媽媽都台語流利的前提下，造成她游移於漢人與原住民的族群標幟之間。「...我曾經有想跟媽媽學母語，但媽媽說來不及了，因為我已經長這麼大了...」，或許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期望值不應是社會上逼迫的結果，而應該是來自於他們上一代對自我認同的程度。「...在學校（指目前就讀的某技術學院）我有拜託班上的布農族同學教我母語，她們有教一些單字，但是我都忘光了，因為都沒機會用...我現在印象最深刻的單字是阿美族的話大便（da gy），因為阿美族同學經常開玩笑的時候在講...」，B-3 雖然想學母語，但環境不允許她暢所欲言，但是重複的語言刺激確實可以幫助 B-3 記憶族群母語，不過營造母語環境的工程能力卻非 B-3 一人所及。

在現今真實世界中，生活著許多族群。有的族群因為膚色、語言與文化，而與他族有著明顯分離。有的族群因為聯姻、同化與文化語言消失，而過著我族與他族皆無法辨識的困境。固然，在此兩極端間仍存在著更多獨特、複雜又多變的族群，但是努力地維持自我族群延續，應是絕大多數的族群心意。台灣原住民族在此島嶼發展史上，即過著原先容易分離到今日無法分辨的困境。在他族（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漢人）的想像下，原住民族不斷地接受教化，改變自我，被迫放棄。尤其是今日的原住民青少年，更是面臨到其祖先們從未遭遇到的更複雜環境，他們經常被視為同一個族群，有時即使能分辨出其真實身分，但是誤解仍然時常發生。對於相對人數多的原住民族而言，都有誤會與不解，更遑論那些相對人數少的少數又少數原住民族，更是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本文以台灣北部某技術學院五專部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以民國 88 學年度入學的原住民學生開始紀錄至 94 學年度，連續七年，獲得有效問卷 1643

份。透過統計軟體的分析、深度訪談以及部落探訪後，本文發現現今原住民青少年在時空因素主導下，因為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族群聯姻的影響，以及政府相關原住民政策引導下，再加上外出求學的遷移與生活環境的改變，種種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台灣原住民青少年有著全世界非常複雜又獨特的族群認同。本文調查得知有的原住民青少年樂於承認自己的身分，勇敢的做個忠於原味的原住民；有的原住民青少年因為之前受到的污名，以及脫離原鄉部落的前提下，不願主動承認自己原住民的身分；還有的原住民青少年因為政府升學加分以及就學費用優惠的因素，而決定先暫時當個原住民，等到二十歲成年後再拋棄身分；當然在族群聯姻的前提下，更有原住民青少年視環境（升學加分、身分優惠、減免措施等）現狀，再決定當哪一個族群的原住民比較好。如此複雜又多變的族群認同，不但影響著台灣原住民族族群之建構，更決定著未來原住民族各族間之消長與存續。

台灣原住民（族）離開原鄉部落的人已越來越多，本文調查得知高達四成七的原住民青少年目前是生活在非原住民鄉鎮市。這些住在都市的原住民青少年有的是隨著父母的遷移來到都市，有的是因為求學而遷出原鄉，有的是本來就在都市出生生長。雖然這些集居於都市的原住民青少年各有原因，不過他們也面臨到共同的困境，族人在哪裡？原鄉是什麼？他們缺少與族人的互動，失去原鄉部落的環境感覺，聽不到熟悉的母語聲音，所以母語聽說能力低落已是居住於都市地區的原住民青少年不爭的事實，而返回原鄉部落更是他們希望但是又害怕的地方。相對於在原鄉部落出生生長的原住民青少年，雖能自豪地表達自己生長的地方，來自何方，但他們同時也面臨到失去原鄉的危機，因為部落耆老逐漸凋零，傳統名字少有提起，為了求學就必須離去。在全球化影響下，或許原鄉部落一詞日後對原住民青少年而言，只是個模糊的地方意象。

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族）持續遷出原鄉，而維繫著他們彼此認同又互相扶持的就是信仰，藉由基督與天主的力量，無論是身在於原鄉或都市的原住民青少年，都在教會中找到心靈的寄託，族群生存的力量以及自己未來的方向。本文調查得知原住民青少年中有 52.4% 信仰基督教，21.6% 信仰天主教。換言之，高達七成四的原住民青少年是在基督與天主的帶領下，認識族群文化，學習族群母語。他們信仰基督與天主的精神不因居住地而有顯著的落差，反而從父

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的信仰傳承而來是既定的事實。原住民青少年在宗教組織綿密的建構下，在各地教會聚會，彼此經驗交流，形成另一種教會體制下的原住民(族)。除了教會是原住民青少年共同的族群認同之地方基礎外，族(母)語更是原住民青少年自我認同的依據。尤其是目前絕大多數原住民青少年都是聽母語的能力大於說，「我比較會聽」母語幾乎已是原住民青少年的共識。同樣地，原住民(族)在缺乏文字記錄的前提下，原住民青少年以羅馬拼音讀與寫的能力更是低落。這些警訊政府已實施應對措施，只是母語認證通過後升學加分 35%以及最大入學名額只有 2%的限制思維，更造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身分變更熱潮。

血緣純「正」以及「混」的比例，已是新世代原住民彼此間在辨識族群身分時的依據之一。強調正港原住民族者，驕傲地說明祖孫三代沒有族群身分游移與變動的困擾；而原住民族不同族群間聯姻以及原漢結合誕生下的孩子，就必須面對族群身分、母語方言以及文化認同的選擇。本研究調查得知，原住民族各族間的通婚以及原漢聯姻比例日漸增多，這些所謂雜化(hybridity)的原住民青少年除了自我決定之族群認同外，更扮演著我族或他族(原住民族)發展之關鍵角色。尤其是本文研究發現現今原住民青少年三代皆同族的比例已降至 50%以下，而各族中多數皆在中間值徘徊。就族群相對人數而言，達悟族表現最為突出，三代聯姻高達 70%；卑南族與賽夏族的數字最令人擔憂，分別是 5%與 15%。在不同族群聯姻暨原漢結合日益高升之前提下，這些數字警訊已說明下一代的原住民更將面對的是認同誰的族群，說誰的族語，承認誰的身分。

筆者期盼目前的研究成果能提供政府在實施原住民相關政策時之參考，尤其是原住民青少年是維繫其族群傳承延續之主要力量。本文研究得知，台灣原住民青少年母語能力遠低於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尤其是青少年母語能力的高低更與其父母族群背景、居住地區、求學環境、宗教信仰等有關。當原住民青少年父母雙方皆為原住民族，當居住地為原鄉部落環境，當國小、國中皆就讀於山地鄉，當虔誠地信仰帶領認識母語拼音時，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能力將有提升的機會。只是隨著全球化潮流之際，國際間對各地原住民族表達關懷，國內政策亦不斷提升原住民地位的同時，台灣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能力卻隨其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這個事實不容忽視，卻讓人漠視，因為現實環境呈

現的仍是原住民語言市場空間有限，或許目前的全民英檢要比母語認證來的重要，因為全球化需要。

如何建構原住民青少年的母語使用場域，是當前原住民教育的重要課題，只是政府關切原住民青少年母語學習問題時，除應建立完整的母語求學環境外，更應鼓勵各原住民族的長者由部落做起，營造耳濡目染的優質學習環境。原住民家長是最好的母語教師，家庭是最好的母語交談場域，部落裡的族人是最好的族語交談對象。與其由漢人從旁誘導教育，不如由原住民自己從家中做起，隨時提醒子女族群母語的重要性，當然切勿再用國語來轉述母語的特性，更是現階段須注意的機會教育。政府公部門有責任與義務推動原住民族族語，尤其是行政院原民會除應持續實施母語認證考試外，更應積極擴大取得認證合格者之權利與義務，透過完整的配套措施，在原鄉地區實施母語日活動，編印羅馬拼音與漢字對照式的原住民族族語手冊，在都會地區豎立原住民族問候語廣告等，希冀一系列的推動能讓新世代原住民燃起學習自我族群母語的企圖心，更將說出母語視為認同自我族群身分的榮耀。

本文發現所調查的台灣原住民青少年人數於各族的人口比例，與其母體總人數般有著顯著的差異，其中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即佔去調查總人數的七成五以上。因此，對於達悟（雅美）族、邵族、賽夏族、卑南族、噶瑪蘭族、鄒族等而言，可謂是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對於這些人數更少的原住民青少年，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將更迫切，因為這些原住民青少年經常在學校裡跳著他族的舞蹈，學著他族的母語。即使能學到我族的語言，問題是我族在哪裡？誰在說我族的母語？說我族母語的人在哪裡？許多的問題急待解釋，台灣南島民族的下一代無法等待，因為真正的原鄉部落越來越少，會說族群母語的人越來越少，懂的族群文化的人逐漸凋零，而新生的原住民一代在族群聯姻、政府政策、生活環境等影響下，更隨時改變著自己的族群身分，認同有利於自己的族群標誌。

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人口數較多的族群，在族人即使遠離原鄉部落漸增之際，但是依恃其母體總人口多的優勢（相對於其他人口數少的原住民族而言），目前仍在族語使用、文化傳承與信仰堅持上，保有優勢。而卑南族與賽夏族在族群人口數少，生活環境受他族環伺，與他族或原漢聯姻比例

漸增的影響下，不但這兩族的原住民青少年面臨到自我認同的困擾，更擔心的是母語能力快速的流失。相對於人數也是數千人的達悟族而言，在生活環境單純又隔離的前提下，不但該族青少年堅持著對基督的信仰，而且母語能力表現亮麗，即使其父母、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同族聯姻的比例也都優於他族。或許這樣的對比能反思現今原住民青少年傳承的困境，畢竟新世代的原住民青少年生活在比父執輩們更複雜的環境。他們擔心血緣「混」的太多，他們害怕文化已被改變的不像父母口中的傳奇，他們所說的族語是耆老聽不懂但同儕彼此可互通的訊息。這一代的原住民青少年有著太多的困擾與抉擇，也關鍵著台灣南島民族的永續。本文期待未來能搜集到更多的樣本，尤其是針對族群人數少的原住民族，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與訪談。其次筆者將延續調查，繼續追蹤已受訪的原住民青少年，筆者將親自驗證在時間的催化下，台灣南島民族的下一代如何認同自我，並在他族的認同下永續發展。

本文研究對象以台灣北部某技術學院五專部護理科的原住民學生為主，在連續七個學年度的問卷調查，共計 1643 份問卷中，雖然調查對象原住民青少年來自台灣各個地方，屬於不同的原住民族，不過，因受限於就讀學校學科之故，本文研究對象原住民青少年全部皆為女性。此點研究限制雖未造成研究成果之偏頗，亦可以說明女性原住民青少年面臨到的困境與處境。不過，未來仍可以就性別比上，尋找相對的男性原住民青少年作對比，提出更完整的分析與解釋。

台灣南島民族已被迫消失許多族群，現存的原住民族亦面臨不見的命運，或許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不過，延續甚至永續，仍是新世代原住民必須努力的目標。如同血緣或許是一項認同的證明，但是不代表真正的族群身分；典型的原鄉部落，也不能保證體會到真正的族群精神。原住民青少年面臨的是自我認同，他族認同我族還是泛稱（原住民族），他期望的部落是祖靈地還是可以棲身之處。所有的答案都在持續解答中，可是所有的解答也都在搖擺，因為政策可能在變，權利必須考量，唯有思索原住民（族）存亡時，希冀所有原住民青少年能放棄權利，盡一己之義務維繫台灣南島民族之永續。

本文期盼未來以此研究基礎，展開更多的調查與回應。筆者特別希冀政府制定原住民相關政策時，切勿以他族之觀點考量，即使是由原住民族之最高行

政機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制定時，仍應跳脫自我想像下之運作模式。關懷原住民青少年面臨的困境與處境，應是政府與學者必須重視的議題，因為台灣南島語族母語傳承面臨危機，新世代原住民族群身分開始搖擺，下一代原住民面對即將消失的命運。原住民青少年負有其族群生命承先起後之責任，他們的認知與決定將關鍵著台灣南島民族之存續。尤其是不同原住民族青少年在人數多寡之前提下，更承擔著不同的危機。達悟族在生活環境隔離，自我強烈認同意識下，仍有著高比例同族聯姻、族語流通與文化傳承的幸運；卑南族、賽夏族在部落環境受到他族環繞、包圍及融合之下，不但族群身分「混」的人越來越多，語言與文化也開始混淆不清。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與布農族，雖然仗著人多，但是一樣有著消失的困擾，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筆者期盼本研究能引起更多的人對原住民青少年的注意與關心，更期望社會大眾對原住民青少年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因為在他族想像下，這些少數又少數的民族一直過著我族與他族間彼此想像的世界裡。

